

散文

## 红萝卜·绿蝓蝓儿

■李云鹤

八年夏末，趁暑期回乡下帮父亲收萝卜。

大清早，下了首班车直奔下平地，走不远被西河套拦住。眼前，河水清浅，绿油油的水藻在水里舒展，突然想起摸鱼儿、踏水花儿。小心过河，一块河石不稳，“扑通”，脚下一滑掉进河里，鞋袜湿透，也好，算是遂了蹉河的心愿。几条泥鳅受了惊吓，箭一样溜走，倏地不见踪影，细沙打着旋儿沉淀下来，河水又澄澈如初。

河对岸，下平地浓墨重彩，像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盛满红颜料儿，绿颜料儿，风一吹，微澜四起，橘红浅绿。终于看见那枚熟悉的身影，整个人弯成一张弓，挣扎在他深爱的土地上。走进田地，走近父亲，“爸爸！”父亲抬

头，一脸欣喜，我知道，这欣喜多半来自眼下的收成。父亲皱纹深深，像无数棕色线条，将他的脸庞勾画得千沟万壑，一如田垄弯弯。

机器翻过的田垄变得松暄，父亲躬身半蹲，把萝卜缨儿拢紧，用力一提就拔出一小束萝卜来，再直起身子轻轻码在身后，然后转身，反复。萝卜朝南缨儿朝北，你挨着我，我拥着你，在父亲身后排成长队，像无数个红袄绿裤的胖娃娃，玩累了倒头便睡。父亲干活儿要质量，要速度，还要模样儿。

我开始蹲下切萝卜缨儿，切缨要快，要稳，不能伤了皮毛，否则，再好的萝卜也会被收购商借口压价。削完一堆萝卜就要装袋，装袋也有严格要求，要装满，装实，还要有棱有角，这样，萝卜看起来条形更美观，个头更均匀，收

购商就会少些苛扣。只要能卖个好价钱，庄稼人最不惜力气。跪在地上，挽好袋口儿，我开始装萝卜，一袋没装满，膝盖就被土坷垃硌得生疼，我想，父亲一直背负着苦和累，这点儿疼算什么呢？

除了干活时的必要沟通，父亲和我无话。头顶是火辣辣的太阳，脸上是滚烫的汗珠子，偶尔一阵风，才感觉凉快些。我们一直在拔萝卜、削萝卜、装萝卜……日落西山，萝卜终于够装一四轮车了。于是，又一鼓作气把五十多袋萝卜装上车，急急赶去交售。四轮车冒着黑烟，像羸弱的耕牛不堪重负，吃力地过了河，又爬过黄土坡，终于来到萝卜收购点。

大卡车前已排起长队，大爷二娘、三叔四婶儿……都是我的乡亲。回头

看去，硬邦邦的土板上，机动车奋力车仍趋之若鹜，因为，只有把收成换成票子，老百姓心里才踏实。磅秤四周挤满了灰头土脸的人们，一边询问收成，一边谈论价格。看来，轮到我们还

需要一段时间。天上，月亮躲猫猫儿，星星眨眼睛，上水泉儿的蛙鸣响成一片，草荒儿里的蝓蝓儿也唱起歌来，“呱呱”“呱呱”，在夏日的笙箫里，夜色渐浓……我双手抱膝席地而坐，此刻又困又饿。

交完萝卜，领到保鲜袋，到家接近零时。凌晨三点多，我们已经吃完早饭来到地里，此刻，除了父亲和我，地里没有别人。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我和父亲奋战一周多，终于收完了地里的所有萝卜。

父亲疲倦的神情多了一丝欣慰，他说，明年跟我进城，不让我跟着受累了。我知道，父亲只是说说，他怎么舍得放下他唯一的营生？我能做的就是，无论父亲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我都尽力陪伴。

近日，好友晒照片，全是红艳艳的胡萝卜，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下平地的红萝卜，绿蝓蝓儿“呱呱”“呱呱”的叫声也冒了出来。

## 达里湖

(外二首)

■素心

达里湖右岸明亮如雪，盐  
可以调一万种味道  
鱼，在火上烤  
秋色横空电影已接近尾声  
一条狗守候的村庄  
乌鸦腾空而起

谁知道  
心不动万事无劫  
水不动  
天空亦不碎

此时与斑斓的色彩无关  
蓝色才是传说中  
水的魂魄  
只想接近内心  
最明亮的去处  
那些伤痛只适合掩埋

### 黄昏·疯子·狗

那是个疯子，醉酒后的疯子  
是个冒牌货，他的疯病靠酒来支撑  
他跺脚，骂人，脸色晦暗

浮肿的双手抓紧旋转门  
没能固定，却被门带着滑行  
他在高声诅咒，诅咒这个世界

他骂那些花儿，为何招摇  
他羞辱小草，要把它们喂狗  
狗轻蔑得看着疯子，真是狗眼看人低

此时，黄昏的光影暗淡  
天黑以前，一个疯子喝醉了酒  
一只流浪狗，从疯子的身旁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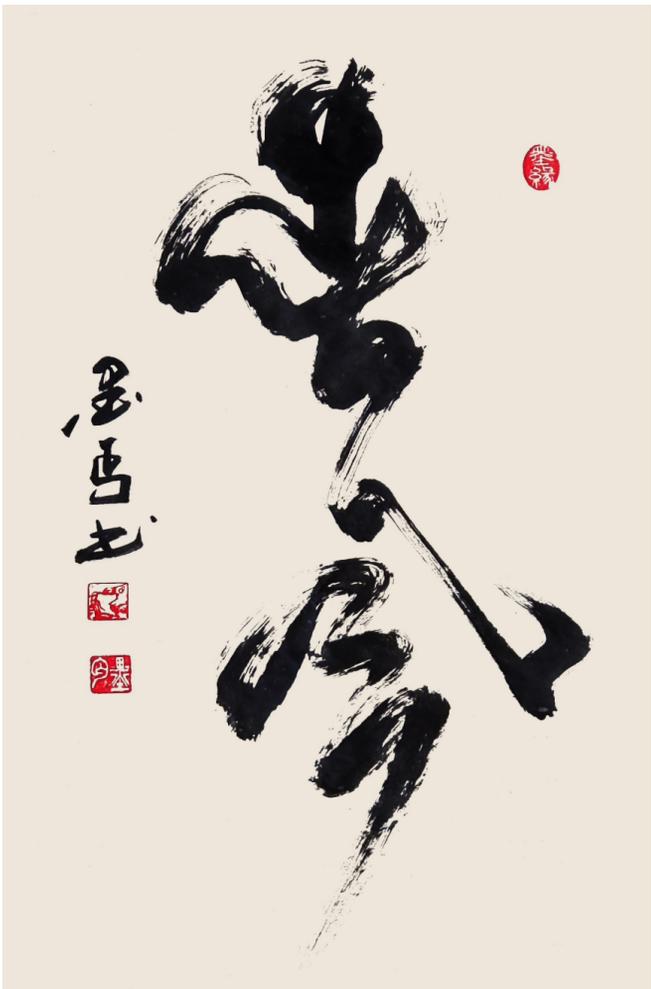
### 我是大海活着的另一部分

我接受了我衰老的白发  
如同接受枯叶落地时的安详  
我并不排斥命运的脚步  
在一旁窥视  
看我收拢泛黄的微光

我在时光中虚拟了大海  
虚拟了浪花和粮食  
光阴这艘大船，还不时出海打鱼  
偶有收获，偶有遗憾

我知道遗憾本身  
只是蝴蝶梦归于沧海  
是草原在春天情人节上复活的花事  
我在想今夕本身  
是虚幻，还是呈现万物在场的意义

我习惯把某个场景虚拟成真实  
并且感受到事物的脉象  
我对一群少女说  
我已不是做梦的年龄了  
可我依然活在梦里  
我知道我是大海活着的另一部分  
释放浪花，友情和袭身的光芒  
可我错误的把时间托付流水  
而提前丢失的光阴  
一直藏有致命伤

春风  
书法  
梁英

散文

## 家乡情

■张广成

许是历游过的地方牵扯出思乡之情，亦或是此地使人终生难忘，被作者视为第二故乡。总之一切情字了得。

2019年冬季的第一场雪后，我和同学又奔上了南山。说准确点是小时候背柴禾的西窑里沟，我们顺着植树人留下的车辙印，竟把车开到了西窑里沟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站在山上，虽然寒风阵阵，荒凉无比，但还是从中可以看出植树的成果，建设的成就，如果不是面前的现实，谁能相信沙胡同能上去车，能修建国家级的公路。环顾四野，可以想象得到，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一定是绿色掩映，白云飘动，鸟鸣山谷，花枝摇曳。

记得现当代文学大师孙犁先生说过，文学创作与山水有关。细想想，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佳山秀水出人才，他们能创作出千万不朽的文章，自古至今如此。我们的古人，不管是仕途不顺而归隐故里，还是落魄文人隐居山林，都写出了不少孕育着真情实感的文章。当然，归隐山林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看透了世间冷暖，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东晋之陶元亮就是其中的代表，不为五斗米折腰，被称为古今飘逸诗人之宗。怀古思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有作家说草原情致酒样浓，但我看来思乡之情更浓。游子对故乡的情谊是不一样的，有实力的往往对故乡是实实在在的奉献，但大多数人

在笔端。但不管怎样，一个人对家乡的景象是很难在一年四季都看尽的，往往是看了秋景再来时已是春季，或者是看了夏季的绿色，再来时已是冬季的雪白。这就是所谓的啥事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吧。

我的家乡，说实在话，四季不那么分明的。说穿了也就是两个季节，冬和春似乎一样，夏与秋有些相连。春为岁之首，按说应该是春阳生草，夏长条枝，万物蕃滋，但边塞不是这样，春天远望仍是白雪四溢，近瞰雪盖大地，要说有些春的信息，也就是土地松软了，地下蕴含着勃勃生机，等到绿满天涯，那已经是夏季。为啥说当代文人把文艺创作与山水连在一起，因为它们似乎有共性。其实古人也是这种想法，记得古人有云：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看来古人今人都把一年四季与做人创作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这是有道理的。我的家乡远在塞外，现在看来，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往来不成问题，但在古代，或者说在百十年前，这里也被认为是天边，是荒无人烟的野地。清代诗人高士奇一生写过很多首塞外诗，他似乎描述克什克腾：“满碛闲化送野香，穷边六月始青阳。纷纷蜂蝶须留意，若到秋来便限霜。”这是事实，不是诗人的臆造，也是我的家乡与别处春天

散文

## 一叶落知天下秋

■山东 管淑平

落叶，是最先察觉到秋天到来的气息的。不然，古诗文里又怎会流传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句子呢？

想来，最浪漫的还是《唐子西语录》里的两句：“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山上的和尚不懂得如何计算甲子与日历，只知道观察自然，当见到一片树叶落下的时候就知道秋天已在不远处了。落叶，与秋天的联系，竟是如此的微妙，像是一种约定，没有文字的凭证，也没有口头的承诺，只是恰逢其时就来，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记得早年久居乡村时，每到处暑前后，树叶儿们渴望自由的心情就有点迫不及待的了，一枚接着一枚地挣脱树枝，盘旋、纷飞，最后悄悄地落在地上。这时候母亲肯定不会忘了要好好地翻阅挂在堂屋的日历。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日历从墙上取下来，轻轻地翻开，先看看日历上的节气，再望望门前的树木，母亲总会不由地感叹：“处暑了，天气果然就不一样了，也不知道日历是谁算出来的，这么准！”我笑眯眯地望着母亲，没有说话。窗外的风，似乎更懂得人的心，欢快地吹着，一片片树叶儿如同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忽上忽下，飞舞出秋天的一个个美好而祥和的梦。

春花盛开时，花去秋已到，对岁月所走过的痕迹，大自然无疑是最为清楚而深刻的。一场雨浇灭了先前的暑热，一阵风就让秋天变得清旷而悠然起来，一排老树，一湾溪水，几片曼舞的树叶，是那般的惹人爱怜，引人遐想。

一个秋天也承载了无数文人墨

客的情思，是门前的枯藤老树昏鸦，是不远处的小桥流水人家，是无边落木下的一抹萧瑟，是夜半时分的一场秋声。一年四季中最欢快的大概也只有秋季了，从立秋、处暑、白露到秋分、寒露、霜降，简直美丽极了，每一个节气都值得我们细细感受，细细品味。那清晨路边花草们身上的浅浅的露珠，那晌午时分飘飞摇曳着柳条，那夕阳园林中泛黄的秋叶，不都深深浅浅地记录着秋天吗？

从一片落叶里，感知到的是一个浩瀚的天地。与草木一同成长，与落叶飞花共同呼吸，与大自然保持着一致的节奏和韵律，同欢笑也同悲伤。“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或许，这才是落叶，才是秋天吧。

你能从一片落叶里，读到一种谦卑与无私来。在春夏的蓬勃里，它们充当的只是一种龙套角色，作为花朵的一种点缀，人们喜欢花朵，却很少留意到若无一叶的帮衬，花朵的美又将何以呈现？田里的禾谷在此时正缓缓地走向丰盛和成熟，而落叶却悄无声息地走向别离。就连告别，落叶也没有一丝多余的顾虑与惆怅，在风雨的摧枯拉朽中淬炼，默默地化为一抔来年春天的泥土。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同预言一样，以一斑窥全豹的姿态，提醒着夏天已经走到尾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一种态度，是明白世事规律后的一种从容与踏实。

微风迎面吹来，一片叶子随风飘去，我知道，那叶儿上承载着的是整个秋天的希望。

## 中国船

■山东 蔡同伟

乘万里长风  
斩千顷海浪  
古老而博大的中国船  
行驶在岁月之海上

勤劳和智慧  
浇筑它强健的筋骨  
尊严与志气  
熔成它坚硬的舷舱

永远的追求  
鼓起它不凋的风帆  
不朽的信念  
赋予它无畏的力量

五千年艰难的历程  
中国船留下历史的沧桑  
千万次炮火的洗礼  
中国船饱尝战争的创伤

是无数志士的英勇奋斗  
使中国船驶出苦难海洋  
是共产党的英明掌舵  
使中国船确立了正确航向

于是，升起振兴中华的旗帜  
冲破前进征途的雾障  
撒下改革开放的巨网  
捕捞日新月异景象

于是，中国船以崭新的雄姿  
搏击于时代的海洋  
以一日千里的速度  
向着全面小康疾航

如今，披一身灿烂霞光  
满载着信心和希望  
亿万人民奋力划浆  
中国船正驶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打浆，而如今到处是枯枝败叶，我想，这些枯枝败叶如今只能是沤成肥料来增加自己的营养了，别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这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如今，克什克腾旗也大变样了。高楼林立，杨柳成行，如果你几年不回来，再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陌生。一切都在改变，克什克腾当然也换了容颜。

秋风虽然凉爽，但毕竟冷风袭人，总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也就是所谓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其实，不知不觉就感觉到了树叶秋声，山山寒色了。我心目中的克什克腾，冬天就是猫冬的季节，至多天暖一点时去滑滑冰车，街上也行人稀少。而今，克什克腾冬季竟有那么多的节日，什么冬捕节，牲畜节，摄影节，数九寒冬竟吸引了那么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这不能不说这是时代的变迁。

在这个大雪覆盖的冬季，我也和同学把车开进了沙胡同里，想不到过去走一步退两步的大沙漠竟建起了那么多的工厂，望着高耸的烟囱，令人感慨万千。想到再也看不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了，也再看不到牛儿在山坡上吃草了，不免也有些许的遗憾。但克什克腾是我的故乡，每个人都有思乡的情结，且情切切，意绵绵，我亦是如此。每每想到故乡，响起熟悉与不熟悉的地方，想起那里的一草一木，梦里都是情，情里都是相思的泪。

家乡是永恒的话题，人们常说叶落归根，根就是源泉啊。古人有早思归故里，华发等闲生之说，其实迎来送往也离不开家乡的话题，依依不舍就是对故乡的眷恋，人走到哪里也会想着故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

记得小时候，我们会翻山越岭去